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  
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  
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  
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  
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  
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  
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  
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

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夫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劉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

數得<sub>二</sub>体

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

謀以羣車四十乘

徐廣曰大車駕馬曰羣音已足反

反谷口

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

多險阻令人使闔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

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贖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

大夫但

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贖曰官為

大夫名但者也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

與棘

蒲侯太子竒謀反

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

欲

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僭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士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赦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擅罪人罪人

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

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

巡海心樂樂

味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願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當受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味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縣九折阪又有邛追其郵置嚴道張晏曰嚴道屬郡縣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味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

輜車令縣以次傳具時表益諫上曰上素驕淮南  
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  
暴摧折之臣恐立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  
名奈何上曰吾持苦之耳今復之蘇傳淮南王者  
皆不敢發車漢書音義曰盤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  
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  
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  
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表益曰吾不聽公言卒  
亡淮南王盜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  
奈何盜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

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皆棄布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三戶孝  
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  
乃封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  
侯子嬰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  
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相怨乎  
贊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  
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

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  
淮南土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石

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  
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  
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  
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  
宗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  
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  
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  
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  
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

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  
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  
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  
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  
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  
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  
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  
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

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  
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  
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  
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  
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  
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  
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  
中訶長安徐廣曰訶伺候米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劉千秋玄  
孫伯與淮南王共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

故葉

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

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

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

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

愛三月不同席王乃佯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

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

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

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二云歐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

自以為人員莫及聞即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

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



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壽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

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

仁義見削其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  
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  
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

日夜與伍被

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

左吳等案輿地區

載之意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

徐廣曰景帝子也

諸侯並舉吾

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

徐廣曰景帝子也

諸侯並舉吾

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

吾能忍心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稱事豎子乎王

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帳然曰上寬赦

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証乎臣聞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

亦見宮中生荆棘露宿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

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

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

人萬舉萬人昔文王一動而功顯千世列為三

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

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

以喻國家之存亡矣巨不敢遊子胥之誅願文王

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

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嘗

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糶糠女子紡績不足於  
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  
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口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  
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  
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  
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  
室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  
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  
臣拜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  
振女徐廣曰西京雜曰振子萬量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

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  
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  
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  
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  
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  
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  
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  
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  
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  
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

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二王德傳無窮  
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  
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禮記曰禮飲酒必祭示  
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  
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鑄消銅以為  
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舩一船之  
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  
侯宗室大臣獨富貴民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  
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  
梁碣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  
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  
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天下之兵眾不能十

既明如此又  
為設計其  
死奴也

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  
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  
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  
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  
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  
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  
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東宮  
曰土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下而橫流即起歷  
時所於去王有薛子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  
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  
為子免秩數不害有子世材高有氣常

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謂不省錄又死心時諸侯皆得

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

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

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

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

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

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

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甘事下廷尉

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

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

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

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

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

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

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

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

羌蠻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被大之也長榆關塞名王恢所謂掛榆為塞關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

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  
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  
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  
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  
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  
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  
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伏  
言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  
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  
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境恐國陰事

且與見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

兵是耶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宮貴也舉事

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軀子孫無遺類徐廣曰臣

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

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

之云以且吳何知反璜曰言吳王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

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我今樓緩漢書直云緩無

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

環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

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

漢書直云緩無

樓緩乃六國時

日不成則死一計耳璜曰或有一

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

類徐廣曰臣

類徐廣曰臣

嘗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  
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  
皆以為有禍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  
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擊詔獄  
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  
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  
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  
萬非直適戍之衆畿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削公矜音五哀反或曰人鐵乎  
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

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父不寧子兄不便第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  
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  
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  
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是令雖  
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臣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  
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  
徼幸耶被曰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  
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

徒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徒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死其耐

鬢故曰耐古耐字與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熊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思薪白繁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耐作二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徒

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曰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

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四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

使辨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傲倖什得一采吾此

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宦奴入

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節法冠楚

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

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使人即

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似物蒙覆其

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十石

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

盜衣駟家漢書音義曰平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

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

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耶無應



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  
 雉之城徐廣曰在江與廬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  
 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  
 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  
 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  
 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  
 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  
 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亦來無  
 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

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君幸臣可用  
 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  
 臣願會遠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  
 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  
 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  
 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  
 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  
 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

議徐廣曰諸都座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淮南王安其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

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

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

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

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其大逆無道

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刑削

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蘇林曰非吏故曰也

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也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母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

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

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

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

曰被首為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

二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

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

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

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

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  
 謂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刻慶死  
 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  
 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  
 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悉許為  
 置吏二百石以上如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衡山王以  
 此意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  
 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王后乘舒死立徐來  
 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始徐來  
 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  
 后怨怒數毀惡太子太子王太子其弟無采嫁棄歸  
 與太子又與客新太子數無采無采怒不與太  
 子無采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  
 母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  
 擊言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  
曰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  
 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  
 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  
 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

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箠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無主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及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鏃矢

徐廣曰輜車戰

車也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

丘等數稱引天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輜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

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漸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劫孝首置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

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后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  
 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孫叔敖者楚之處  
 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  
 楚相導民上下和合世俗咸美政緩禁止吏無  
 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水廣  
 出林竹而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弊  
 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嘗之  
 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之復矣  
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弊以為輕今市  
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  
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  
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  
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  
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  
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林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

之罪也

皇覽曰孫叔敖家在兩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  
江陵後當為萬戶邑去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教激沮

水作雲蓋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  
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官子期言之君  
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  
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一作開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  
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

承治三年

八川傳五十九

鹽生魯魯

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  
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  
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  
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  
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安  
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解繫焉  
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與不

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  
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  
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  
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  
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  
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  
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  
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  
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



疑故使為理令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人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繼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憊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通曰六

國時衛但稱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

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

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屋比延燒不足夏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

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為滎陽令黠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  
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黠  
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撰丞史而任之

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惣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

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黠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  
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黠為人性倨  
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  
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  
節內行脩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素

盜之為人也

應劭曰為孝上將素仇直

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

徐廣曰漢書身名棄疾

字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黠見蚡未嘗拜常揖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不義也

黠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黠懼上

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群臣

或數黠黠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

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詔者數終不愈最

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奇也上曰黯何如大哉助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漢書作齋齋猶勝也

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来麾之不去雖

自謂實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引

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

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常昭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

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謁敬禮如此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

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

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不

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

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

事承上聞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

弘治三年

列傳六十

三

生孫魯

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  
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  
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  
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  
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  
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  
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權  
容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  
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  
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  
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  
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  
賜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  
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  
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  
匈奴運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  
從民贖馬民或置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

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雖其  
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羅  
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實  
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黥請聞見高門  
國未大官中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  
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  
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  
函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  
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表吏

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

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  
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

其法一也贖曰無  
傳出入為闌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

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  
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  
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  
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  
銖錢徐廣曰元符五  
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  
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  
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  
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  
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  
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  
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  
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  
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  
之好興事舞文法如簿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  
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  
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

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

侯相秩居淮陽

如簿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七歲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

而卒

公廣曰元鼎五年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

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

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

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

宏始事蓋侯信

徐廣曰太

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

衛人仕者皆嚴懼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

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嘗為項

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巨名籍鄭

吾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

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

梁孝三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

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有客便費

日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白常

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

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

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

為大司農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

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

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

算音元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

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

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間人之善言

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

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上曰吾聞鄭

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

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

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官矣嗣案  
晉灼曰當時為木畜表而任使其賓客事較任儻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孝者

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

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

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

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

後家無餘貨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邾一作邾始翟公為

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

結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白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及鄭亦云悲夫

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今之學令是也

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

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

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

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

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

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

列傳六十一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  
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  
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  
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  
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  
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  
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再也而  
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胤為陳

涉博士

徐廣曰孔子也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

夫驅瓦合適成

音丁索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

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

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

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

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

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

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

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建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黜

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

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封以平津

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

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

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

其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

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

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

臧漢書曰官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一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養  
一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  
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率人倫  
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  
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正為博士官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好  
長上請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  
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

儀 敬 丞 始 懲

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  
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  
深厚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  
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選  
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  
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丞史比百石已下補郡  
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貧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賦述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

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

同商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三子劉交

以六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曰嚴薨子王戊立戊不好學疾申公

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胥靡刑申公恥之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

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

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

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

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其事乃言師

申公於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時

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

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至

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實太后

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

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

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

至臨淮太守

徐廣曰我師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

安國為博士

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

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

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徐偃為膠西中尉

鄒人闕門慶忌音義曰姓為膠東內史其治

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

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車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

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

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

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

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

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

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

及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

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

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

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

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  
 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且書采乃  
 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  
 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  
 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衰久之病免今上初  
 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固以老罷  
 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  
 徵徐廣曰薛縣在臨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  
 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名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

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齊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

南賁生受之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

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

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

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

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貨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弟了造食也何休注公羊州烹為養案有廝養及時時聞行卒斯掌馬養造食也備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

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封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



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孫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

人王同子仲子仲傳當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大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王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本於楊何之家董仲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

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  
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建元六年索隱曰漢書以為  
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父異天子召

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  
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  
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素聞董仲  
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

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

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以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婦教授

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

義率用董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

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

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

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

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

此亦在... 漢書... 董仲舒... 齊人... 胡毋生... 瑕丘江生... 蘭陵褚大... 廣川殷忠... 温呂步舒... 長史持節... 命大夫為郎謁... 掌故者以百數... 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

官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如故編可通皆已深發賦賦

